

彭懿  
幻想馆



# 九命灵猫

彭懿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 九命灵猫

主 编 彭懿

接力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命灵猫 / 彭懿著. —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2.7  
(彭懿幻想馆)  
ISBN 978-7-5448-2524-5

I. ①九… II. ①彭…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7217 号

---

责任编辑: 赵 轩 李建霞 李晓萍 美术编辑: 李 睿 封面设计: 兰永斌  
责任校对: 翟 琳 责任监印: 陈嘉智 媒介主理: 耿 磊  
社长: 黄 俭 总编辑: 白 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bpub@public.nn.gx.cn](mailto:jielib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北京海淀区四季青印刷厂  
开本: 880毫米×1250毫米 1/32 印张: 4.875 字数: 100千字  
版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 001—6 000册 定价: 1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 作者介绍



彭懿……彭懿当然不是上面这位了，上面这位是一只锹甲。

彭懿不是锹甲，锹甲是昆虫。

但是彭懿坚持说，这只锹甲就是他的自画像。

嘿嘿，不是他人长得像一只锹甲，头上还长着两把剪刀一样的上颚（其实，他挺渴望自己长得像一只武装到牙齿的锹甲的。你说，那样的话，谁还敢欺负他啊），是他的人生始终没有离开过这只锹甲。

他从小就喜欢画锹甲，总是把它们画成一个个幻想中的怪物。他那望子成龙的老父看花了眼，以为又一个天才毕加索要冉冉升起了，于是，便带着他，敲开了一位大画家的门。可是对方只看了一眼，就把他给推了出来：“孩子，求求您，别再画了，这个世界上的怪物已经够多了。”你以为他的画家梦就此夭折了？没有。这句话激怒了他，他开始更加疯狂地画锹甲了。最后，奇迹还真的发生了，因为他画的锹甲太逼真了，被几千公

里之外的一所著名大学的昆虫专业知道了，竟然破格录取了他。

这下，他可以画一辈子锹甲了。

可是毕业第二天，他就发现，他不想对着锹甲的标本画一辈子的锹甲了。那不是他的梦想，他还是更愿意画幻想中的锹甲，更愿意把它们写成一个个幻想故事……就这样，他慢慢地成了一位幻想小说作家。

至于他都写过哪些幻想小说，就不在这里啰唆了，又不是填表格写求职信。

你会以为上面说的都是虚构出来的吧？不是。彭懿，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昆虫专业。

这张锹甲画，是他二十来岁时为自己写的一本名叫《西天目山捕虫记》的书画的插图。

怎么样，栩栩如生吧？

如果你愿意把彭懿想象成为一只锹甲，他会对你说声谢谢的。

## 彭懿

1958年出生于东北沈阳。

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昆虫专业，1994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学艺大学国语教育专业，2008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教育学硕士，文学博士，现任职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

彭懿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他的主要学术著作有：《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世界幻想儿童文学导读》、《宫泽贤治童话论》、《幻想教室》、《图画书与幻想文学评论集》、《走进魔法森林——格林童话研究》、《世界图画书阅读与经典》、《世界儿童文学阅读与经典》、《图画书可以这样读》……

彭懿是一位优秀的幻想小说作家——他写幽灵，写妖孽，写大树成精，写那些在现实世界中从未发生过的凄美而又耸人听闻的故事。他的主要长篇幻想小说有：《疯狂绿刺猬》、《我、怪物舅舅和魔塔》、《我捡到一条喷火龙》、《戴牙套的青蛙王子》、《爸爸变成甲虫飞走了》、《小河花妖》、《欢迎光临魔法池塘》、《小人守护者》、《老师，操场上有个小妖怪叫我》……

彭懿是一位热情的翻译者——他的主要译作有：《晴天有时下猪》、《车的颜色是天空的颜色》、《安房直子幻想小说文集》、《手绢上的花田》、《一年级大个子二年级小个子》、《鼯鼠原野的伙伴们》……

彭懿是一位疯狂的摄影师——当他在幻想世界里陷得太深的时候，他就会背着沉重的背囊，一人上路浪迹天涯。他去过许多地方，写过许多本美丽、弥漫着幻想和诡异、深具浪漫气氛的摄影旅行笔记，像《背相机的旅人》、《独去青海》、《三上甘南路》、《约群男

人去稻城》、《很远很远的地方有片树》、《邂逅白狐——我的新疆之旅》、《租辆废车上天堂——我的西藏之旅》……他曾作为《旅行者》杂志的特约摄影师，去新西兰拍摄过户外极限运动专辑；去菲律宾爱妮岛拍摄过海岛与潜水专辑……《时尚旅游》杂志对他的评价是：“文字与摄影皆佳的人并不多，可是彭懿例外。”

彭懿还是一位狂热的演讲家——他曾经激情澎湃地讲了两百多场图画书讲演会，甚至讲到了遥远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中华读书报》曾以“一个人一本书和114场讲演”为题，发表过一个整版的文章：“一个人，关于一本书的演讲，他进行了114场，而且，这个在国内绝无仅有的数字还在继续行进；这个演讲，最短是三个小时，最长是六个小时；每场演讲中，有人笑得很大声，有人哭得很大声，就是没有人走动或离开……有人说，‘彭懿的演讲改变了我女儿生命中的一些东西，改变了我的生活’。”



## 目录

### Contents

红色巴士开进了码头	1
一个眼球蓝、一个眼球黄的老女巫	7
凶兆	13
九头猫怪扑了出来	17
狗舍有个可怕的名字：噩梦集中营	23
我在有轨电车上遇到了噩梦里的那个老女巫	29
《猫的安乐死法 165 种》	33
女孩对我说，你会发疯的	37
书架背后是猫眼女巫的一双眼睛	45
“美人鱼小姐，我已经找了你好几百年了……”	49
猫坟场的传说	53
一片碎纸从天上落了下来	61
我在镜子里看到了一张皱皱巴巴的老脸	67

猫眼女巫就站在我的身后	73
我睡着的时候，有一个老女人坐到了外面的秋千上	81
红色巴士又回来了	87
我想叫，我想放声尖叫	93
游泳池里只剩下了我和表弟两个人	97
更衣箱	101
猫妖沉到了绿色的水底	105
九点朗读会	113
八点二十七分，我从后门溜了出去	119
雾中有一条诡异的小径	123
美人鱼之墓	127
蜘蛛蟹	133
表弟的一双眼睛变了颜色	137
幻想世界里的少年英雄	139



## 红色巴士开进了码头

我回头望去，船已经消失在白茫茫的大雾里了。

妖湖总是起雾。

——不起雾，似乎它就不再是妖气弥漫的妖湖了似的。

码头上只有我一个女孩。

不是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而是今天这趟船上只下了我一个乘客。

我正一个人孤单地站在栈桥上。

这栈桥是用木头板钉的，长长的，像一根飘曳的海草一样浮在妖湖的水面上。它很窄，真的是很窄，窄到了如果对面再过来一个像我这般瘦弱的女孩，两个人也得侧着身子才能勉强挤过去。不过，我怀疑它明年是否

会被人拆掉，因为几乎已经没有人乘船来妖湖镇了。今年只有我一个人。

可我只能乘船而来。

我来自妖湖。

风撩起了我那海葵蓝的长裙，它翻了过来，我那样子一定十分不雅，一定就和一只水母差不多了！我不得不把它扯了下来，又弯下身子，用双手死命地按住了膝盖。我喜欢长裙，从小到大穿过的长裙的颜色都记不清了，有贝壳紫的，有海藻黄的，还有天竺鱼一样的颜色的……妈妈说，长裙裹在我的腿上，像一条鱼尾，不管是近看还是远看，都宛如一条美丽的美人鱼。

我喜欢美人鱼的传说。

我面对妖湖说了声“再见”，这才恋恋不舍地回过回头来。

岸上没人。

姨妈和表弟失约了，没有来接我。

忘了吗？我失望地撅起了嘴。可怎么会呢？不是说得好好的吗？临出门上船的时候，妈妈还打过电话，我捏着船票就站在她旁边，我亲耳听到了姨妈那欢快的声音：“哟，都三年没见了，小公主一定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吧？”三年前，我九岁的时候来妖湖镇过过一次暑假。

是的，今年我也是来过暑假的。

一道涌浪打上栈桥。

我躲闪不及，还没有蹦起来，半条裙子已经被溅起来的水花打湿了。我怕湿着了箱子，连忙猫腰拎起它，顺着长长的栈桥向岸上跑去。箱子里倒没有什么，除了几条我心爱的长裙，就是那本封面上画着一条美人鱼的《安徒生童话集》了。

半道上，我差点儿被一团渔网绊倒。

我呻吟起来。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渔网！我晃了几下，如果不是最后又开双手好歹算是平衡住了，我就连人带箱子摔下湖去了。不知是哪个该死的渔夫搁在上面的，它盘成一团，一头一直垂到了水里。估计渔网已经搁了有十天半个月了，除去一股刺鼻的腥味，网眼上还倒勾着五六条死鱼，都发霉长绿斑了。

一冲到岸上，我就甩下箱子，用手紧紧地捂住了脸颊。

我开始反胃。

还不只是受不了，我是憎恨渔网。有一年，我游泳的时候被一条渔网缠住了，如果不是妈妈他们及时赶来救了我，我早就没命了。一回忆起那种感觉，就仿佛陷入梦魇了一样。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好，潜在水下，看得见一片梦幻般的光斑从水面上投下来。我不知怎么会被那条渔网网住，它抛下来的时候，我没在意，我只当是一群色彩斑斓的小鱼一掠而过，但它一下就把我死死地箍住了。我用手撕，用嘴咬，怎么也摆脱不掉。那真是

太可怕了，我腿上至今还留着它的勒痕……

所以，我一看到渔网就恨不得立刻逃之夭夭。

妈妈带我去看过医生，医生说那次意外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恐怖的阴影，属于一种精神上的创伤。

我替那几条死去的小鱼难过。

如果不是怕吐，我真想把它们取下来埋掉。

早上的雾散去了，衰败的码头渐渐地露了出来。我看到车站的站牌还立在那里，三年前，我就是在那里排队上的巴士。

可今天，没有人等车，也没有巴士。

我一个人拎着箱子朝车站的站牌下走去。

那里有一张冷落的长椅。

我坐了上去。

远处，有一只半透明的小沙蟹像是发现了我，蹲在一片水洼里，静静地眺望着我。接着，就像一片竖着滚动的秋叶似的滚远了。但随后不久，更多的秋叶从隐藏的地方刮了出来，我猜，有几百只沙蟹吧？它们在我坐的椅子前面排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弧，一个个全都竖着身子，敬畏地望着我。

怎么，我是你们的女王？

我不由得被这些在阳光下闪烁放光的小精灵逗笑了。

我天生就不怕这些小东西，我俯下身，冲它们摆了摆手，一只胆子大一点儿的沙蟹竟然一阵旋风一般地刮

了过来，吻了我的指尖一口。

过了好久，它们才兴奋地散去。

也不知坐了多长时间，我看到有一辆红色的巴士开进了码头。





## 一个眼球蓝、一个眼球黄的老女巫

我上车的时候，司机趴在方向盘上像是睡着了。

门坏了，病歪歪地哼叽了老半天，也只是像扇贝似的张开了一条窄缝。我先把箱子举了上去，然后人才挤了进去。

整个车上空无一人。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码头是始发站。

车子老朽不堪，我在通道上走了没有几步，突然停下了，一个透亮的大窟窿看得到地面了。我不得不贴着座位的边，小心翼翼地绕过它，朝最后面一排座位走去。除了最后一排椅子，没有一把是好的，而且落满了灰尘，仿佛已经有一百年没有人坐过了似的。

“这么破的车，怎么还没有报废？”

我不满地嘀咕了一句。

可我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妖湖镇还十分遥远，如果走着去，恐怕要走到半夜三更了吧？空手也就算了，何况我还拎着一个累赘的箱子？

我赌气一般地把脸扭向窗外。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在生姨妈和表弟的气，还是在生这个怪里怪气的司机的气。五分钟之后，这个司机直起了身子，巴士就载着我这么一个乘客出发了，一颠一颠地向妖湖镇驶去。

我还记得从妖湖通往妖湖镇的路。

但巴士走的不是那条老路，是一条我不认识的路。

这条路曲里拐弯不说，还阴森森的，一个垂直的陡坡接着一个垂直的陡坡，颠得我都快要散架了。我这才发现巴士甲壳虫似的一头扎进了一片灌木丛里。车子还在继续俯冲，我埋下头，双手死死地攥住了前面座位的把手。出车祸了！我不知道我叫没叫出声，但我一定是把嘴唇都咬紫了。

我把眼睛闭得紧紧的，耳孔里灌进来的全是树枝划过车身的尖啸声。

巴士下坠的速度更加快了。

我以为我会死，但就在这时，巴士猛地一颤，接着就像是撞到了一面墙上似的骤然停了下来。

“到站了——”

我听到了一个老女人阴阳怪气的声音。